芳草萋萋

荡涤心灵的旅行

——读《文化苦旅》有感

文/陈露

我曾肤浅地以为，散文都是精巧玲珑之作，清新、淡雅。但《文化苦旅》却给我带来了不同地认识，余秋雨先生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找文化灵魂的人生的真谛，他用其独特的视角引领广大读者对中国的深层文化进行深思，掀开了历史沉重的面纱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

我带着崇敬的情绪翻开了它，跟随余秋雨先生的脚步，去重新认识这些古老深厚的礼貌，没有肤浅的欢笑，有的只是与作者一齐感慨，一齐深思。凝望牌坊，一些人的命运令人心寒；走进寺庙，文化的蜕变带来期望；感受信客，诚信的本质值得深思。

《文化苦旅》不仅仅是对文化山水的感悟，更多的应该是对中国历史命运的感悟，或者说是生活的感悟，因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敦煌的悲剧并不仅仅是王道士的责任，这是民族的悲剧，是整个民族的责任。中国历史命运应该担负在每个人身上。余秋雨先生去的不完全是自然山水，更是一种人文山水。他的“苦旅”走到人的心里去，走出了灵魂。余秋雨先生以他独特的写作魅力吸引着读者，那是一种苦涩的回忆，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沙漠中的绿洲。一个民族的强大来源于文化的传承，而历经千年的中国，外在是一个文化强国，而实际上我们的礼貌正在沦陷和流失。物质礼貌和精神礼貌是相互依托，相互依靠的。若是沉迷于表面，未免有些可笑。也许真的就应出去走走了。在成长的步伐中，那一道道文化藏在泥土中，掩埋在废墟中，等着开拓者含着泪水，抹去陈旧书上的那份泥土。

文化苦旅，倒不如说心灵盛宴。远行的灵魂，已不再回望。做一个文化路上的苦行僧何尝不可？素心若禅，拈花微笑。

美丽金坛　王正祥　摄

心灵驿站

送　别

文/李春云

七月流火，恰逢江苏大学文学院李金坤教授回坛讲座，他是贺双卿研究专家，便赶紧奔向课堂。

讲课精彩生动，旁征博引。课中解析了三首词，第一首是《凤凰台上忆吹箫》:“寸寸微云，丝丝残照，有无明灭难消……”。

粗暴的丈夫，恶习的婆婆，冰窖的家庭，没有爱情、亲情的人生。因而，邻女韩西真挚的友情、真诚的呵护陪伴，便成了贺双卿人生中唯一的情感慰籍和温暖光明。而韩西长大，远嫁了，短暂相聚后便要回去了。双卿再依依不舍也要离别分开了，下次再见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甚至身体欠佳不知道是否还能有下一次的再见。或许这将是人生最后一次的相逢、相聚、相守。

于是，依依不舍地送别。

心情恰如那明明灭灭、幽幽暗暗、忽忽闪闪、丝丝柔柔、星星点点、断断续续、缠缠绵绵、片片段段的微云和残光。

看得我们也心情抑郁寡欢、沉重叹息。

因为，至韩西离别之后，再无人问她生死冷暖，她将继续寂寞无聊、孤独无助的悲苦生活……

所以，这时候，是见一眼少一眼，所以拼尽全身力气地送别，哪怕重病在身，双卿瘦小的身子站也站不稳闪闪摇摇也要起身去送别。所以拼尽全身力气地送别，哪怕送到看不见为止，还要竭力引颈远望。因为这一别，或许就是一生。此情此景，让人心酸无数、凄楚无数。二八佳人，竟如此遭遇，让人扼腕长叹、心痛心怜、心伤心惜不已。

从送别这个话题，李教授提及98到99年，他在北大做访问学者的一年时光中，去拜访季羡林老先生三次。那时季老的门外，有盖着宣传部等三大部门公章的通告，即来访者不能超过15分钟。但季老却拉着李教授的手说:“莫走莫走，15分钟那是骗人的，我们再交流交流。”那时季老已经80多岁的高龄，学问越大越是谦和、诚恳、热忱。为了不影响季老的休息，李教授还是决定离开。季老便起身相送、久久站立、目光专注、送别很久、让人感动。

想来，古代之人，总是离别情深。因为那时山高路远，交通不发达，相见时难别亦难。不像现在微信、QQ、微博、短信、电话……即便远隔重洋，也分分秒在你眼前或闻声如面。所以再也没有了尺素传情的书信往来，所以再也没有了见面的激动惊喜欢欣和离别时的深深不舍。

所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弘一法师的《送别》便成了经典传唱。

所以“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相逢莫厌醉金杯，别离多，欢会少。”便成了我们不可想象的过去。

所以龙应台的《目送》便让我们有了共鸣和感伤:“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因为，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温柔的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间，物走星移。

岁月流歌

我们爱你，金坛

文/胡元希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
树木和河流抹上了亮丽的油彩。
公鸡喔喔，鸟儿叽叽，
奏响了一支欢快的交响曲。
啊，我们爱你，金坛！

我们爱你——
茅山景区的绿树葱茏，
长荡湖水的粼粼波光，
东方盐湖城的人文景观，
顾龙山宝塔的古色古香。

我们爱你——
金坛刻纸的精雕细琢，
茅山雀舌飘逸的清香；
封缸酒琥珀般的色泽，
小笼汤包鲜汁溢满口腔。

我们爱你——
吾悦广场人山人海的热闹景象，
金沙广场人头攒动的欢乐气氛。
图书馆书籍的琳琅满目，
步行街上人流的熙熙攘攘。

我们爱你——
段玉裁先生满腹经纶的才华，
大师华罗庚的才高八斗，
诗人戴叔伦的出口成章。

我们爱你——
金武快速路拉近了与常州的距离，
沿江高铁使人们的生活快捷方便，
撤市设区，大干快上，
东扩南移，地域扩大。

我们努力，我们进步，
我们奋斗，我们向上，
你奏响了苏南板块快速崛起的华章，
我们爱你，金坛——
我们美丽富饶的家乡！

悠悠岁月

烧饼味道

文/徐吉华

八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落下地平线，已不再炎热。我与爱人携手漫步于林荫小道，仰望天际，七色的云彩瞬息万变，天边都被染得姹紫嫣红，煞是壮观。

正沉醉于这片景致，一股香气扑鼻而来，“真香！”爱人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的确，这股沁入心脾的香气不但醇厚，而且还勾起了食欲。

疾步至道路转角处，一个小摊映入眼帘。那是由板车改造的烧饼摊子。一对约七十岁左右的老夫妻正在忙碌着，老太娴熟地摘、揉、擀面，再撒上芝麻，一气呵成，一块块烧饼很快成形。老头将米色的烧饼翻转于掌心，择机轻快地贴在炉灶壁上，稍过片刻，便用钳子夹出一块块烘熟的烧饼。烧饼黄灿灿的，香气扑鼻。一块钱一块，不时有行人来买。

“我们也买几块吧。”爱人咽了咽口水。或许是馋虫作祟，我连声应和:“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可一摸口袋傻眼了，没带钱。

“老伯，可以用微信或支付宝付钱吗？”爱人向老人问询。“我们没那么先进，不懂这些高科技呀。”老人笑呵呵地答道。

“那就买不成了。”爱人一脸尴尬。

“没有事的，你先拿去吃好了，下次碰到我再给钱。”老人和蔼可亲地说。

我一愣，说道:“您不怕我们走后赖帐呀。”“噢哟，能值几个钱啥，不给也没有事，就是我请你们吃也不打紧呀。”老人微微一笑。

老人亲切的话语打开了我的记忆，让我回想起许多年前遇到的一对老夫妻。那时，我在乡村小学任教。一次，因起床晚了，没吃早饭就骑车去学校。当骑到马路转角处时，就是这股香气吸引了我，远远望去也是年近七十岁的老夫妻，也是卖烧饼的。

我连忙走上前，问道:“烧饼怎么卖？”“一块钱三块。”老人笑眯眯地回答。六块吃不掉，三块似乎又不够。我斟酌后决定买一块钱，以免浪费。

“来一块钱吧。”或许是饿极了，付完钱后，我几口便吞完了烧饼。看着我狼狈的吃相，老两口笑不拢嘴，又给了我一块。我婉言谢绝，老人却坚持说:“吃吧，小伙子，看你吃得这么香，我们也是蛮高兴的。”

多年以来，那一直是我印象中最好吃的烧饼。从那以后我便喜欢上吃烧饼，也常去买烧饼，老两口也总是一块钱给我四块，我要多付钱时，则坚决不收。后我调入城区工作，便再也没有见到那对卖烧饼的老夫妻，但他们慈祥的笑容和烧饼香甜的味道却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如今，不知两位老人是否安好？每次路过那个路段，我都会凝望，心里默默地祝福，祝福老人健康、幸福。

“真香，你也来一块。”爱人的话语拽回了我的思绪。轻轻地咬一口，正是心中的那个味道，我的眼睛湿润了。

回家的路上，卖烧饼老夫妻亲切的话语一直萦绕在我脑际。对于我这样一个陌生人，他们却给予了莫大的信任，简单是他们幸福生活的源泉。

工作简报 免费赠阅　编辑部地址:金坛区晨风路61号　新闻热线:82368015 82368022　在线阅读:www.jintannet.com　投稿信箱:jrjt002@163.com　常州信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